

Heartland

马背上的女孩 ②



斯巴达的幸福

[英] 罗兰·布鲁克 著

李娟 译



天津教育出版社
TIANJIN EDUCATION PRESS

马背上的女孩 ②
斯巴达的幸福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斯巴达的幸福 / (英) 布鲁克著; 李娟译. —天津: 天津教育出版社, 2012. 4
(马背上的女孩)
ISBN 978-7-5309-6683-9

I. ①斯… II. ①布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41552号

After the Storm by Lauren Brooke

Text copyright © Working Partners © 2000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2 by Tianjin Education Press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orking Partners LTD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

ALL RIGHTS RESERVERD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02—2012—50

斯巴达的幸福

出 版 人 胡振泰

作 者	[英] 罗兰·布鲁克
译 者	李 娟
监 制	李 娟 陈禹舟 苗 洪
责任编辑	赵建荣
特约编辑	田 静
版式设计	蒿薇薇

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
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
<http://www.tjeph.com.cn>
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12年4月第1版
印 次	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规 格	32开 (750×1120毫米)
字 数	100千字
印 张	7.25
书 号	ISBN 978-7 5309-6683-9
定 价	19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前情提要

坐落于弗吉尼亚群山的赫特兰德马场是治愈马的圣地。人们把马送到这里来治疗，抚平昔日伤痛。

在这里，居住着15岁的小姑娘艾米还有她的妈妈和外公。他们倾听马儿们的心声，与马交流。但是在一个暴风雨之夜，为了营救被抛弃的种马斯巴达，艾米和妈妈不幸遭遇了车祸，妈妈离开了他们，斯巴达的身心也遭受了严重的创伤。艾米从昏迷中醒来后一直沉溺在悲痛中不能自拔。艾米的姐姐——卢放弃了工作，回到马场帮忙，她以最实际的想法为马场做着全新打算。可艾米不愿接受卢对马场的改变，与姐姐争吵不休。艾米只能与她深爱的马儿待在一起，暂时依靠工作来面对没有妈妈的未来。

人物介绍

- 艾米·鲍斯威尔 本书的主人公，一个十五岁的少女。
- 卢·安德森 艾米的姐姐。
- 赫特兰·安德森 艾米和卢的妈妈，赫特兰德马场的主人。
- 卢·安德森 艾米和卢的外公。
- 赫特兰·安德森 赫特兰德马场十七岁的小伙计。
- 艾米·鲍斯威尔 艾米关系最好的闺蜜。
- 马特·鲍斯威尔 艾米的男同学。
- 詹姆斯·特雷温 当地的一名兽医，马特的哥哥。
- 卢·安德森 卢在纽约交的男朋友。
- 艾什莉·格兰特 艾米的同学，一个有天赋的骑手。
- 艾什莉·格兰特 艾什莉·格兰特的妈妈，绿石南马场的主人。
- 拉里·鲍斯威尔 斯巴达原来的主人。
- 汉娜·鲍斯威尔 拉里·鲍斯威尔的孙女。
- 雪莱·鲍斯威尔 拉里·鲍斯威尔的妻子，汉娜·鲍斯威尔的奶奶。
- 梅勒妮·萨奇韦尔 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，为了挑选一匹马来到了赫特兰德马场。
- 梅勒妮·萨奇韦尔 梅勒妮的爸爸。
- 梅勒妮·萨奇韦尔 梅勒妮的妈妈，马克斯·萨奇韦尔的妻子。

马匹介绍

- 斯巴达 艾米和妈妈在暴风雨之夜营救回来的那匹马，身体和心灵都遭受了巨大的创伤。
- 珀加索斯 艾米爸爸以前的参赛马。
- 萨加富 一匹在赫特兰德马场得到精心照料，恢复了健康的小马驹。
- 桑旦斯 一匹鹿皮小马驹，脾气暴躁，但深得艾米喜爱。
- 茉莉 一匹俊俏的黑马驹，性格极好，人见人爱。
- 葡萄干 被送到赫特兰德马场来接受治疗的一匹马。
- 大礼帽 被送到赫特兰德马场来接受治疗的一匹马。
- 派博 梅勒妮的小马驹。
- 科珀 赫特兰德马场的一匹马，被梅勒妮挑中买走。
- 辛巴德 汉娜·鲍斯韦尔的小马驹。

第一章

事故发生后，艾米反复在同一个梦中濒死挣扎。

艾米看到妈妈拉开了小汽车的驾驶座车门，她试图尖叫，但却发不出声。她想制止她，但却一动也不能动。她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妈妈转动钥匙，发动了引擎，整个人都吓傻了。

然后梦境改变了。

艾米和妈妈都坐在小汽车里。那匹枣红色的种马在她们身后的拖车里惊慌乱蹬，把拖车撞得东摇西晃。

艾米拼命想醒过来，但却更深地卷入了梦中。

玛丽恩双手紧握方向盘。“我这是疯了，”她喃喃道，碧蓝的双眼逼视着艾米，“我就不该听你的，艾米。”

“妈妈！”艾米绝望地啜泣，“停下，求你了，快停下！”

但玛丽恩不听她的。

一道闪电划破了暗沉的天幕，拖车里的马蹄声淹没在头顶上的一声惊雷中。

路前方，艾米看到树木在暴风雨中身不由己，被肆虐得东摇西摆，艾米开始尖叫。树枝聚拢在车顶，在上面刮擦，发出阵阵“砰砰”巨响。一声惊天动地的响雷炸开了，听起来像是头顶的大炮轰然作响，紧接着，绷紧的树木发出长长一声无力的“吱呀”。她们正前方，一棵树开始慢慢朝路上倒去……

“不！”艾米尖叫道，“不要！”

“艾米！艾米！快醒醒！”

艾米感到有人在摇自己的肩膀。她睁开眼，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硬木板床上。外公正探身看着她，忧虑地紧锁眉头。

“外公。”艾米困惑地坐起身来。

艾米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淡淡香水味。挂在墙上的照片中的马俯瞰着她。她在妈妈的房间里。妈妈的一件外套还放在她出事那天放的一张椅子上。梳妆台上蒙了一层薄薄的灰尘，梳子里卡着几根金发。六周过去了，自从玛丽恩·弗莱明在那个暴风雨之夜死去后，房间里的一切都没有改变。

看到所有这些熟悉的东西，艾米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

“我怎么到这里来了？”

杰克·巴特利特看到她一脸震惊。“没事的，宝贝儿。”他迅速说，“你肯定是梦游了。”

“是个可怕的梦。”艾米疲惫地说，她站了起来。房间里的空气安宁静谧。她四处张望着，长长的棕色头发被

汗水濡湿了。

“来吧，已经过去了，”外公安慰她说，“我陪你回房间去。”他的手臂环上了她的肩膀。

这时，妈妈卧室的门开了。艾米的姐姐卢站在门口。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卢问，顶着一头在被窝里压得乱蓬蓬的金色短发。“我听到有人尖叫。”

“已经没事了，”杰克·巴特利特一边扶着艾米朝门口走去，一边飞快地说，“艾米做了个噩梦，梦游了。”

“噢，艾米。”卢说着迅速走到艾米身边。

“我没事。”艾米说，她不让外公搀扶，从卢身边经过，朝门口走去。她只想赶紧逃离这个房间。妈妈再也不能回来了，这对她来说实在太难承受。

床上的被褥冷冰冰的。她把被子拉到自己身上。外公和卢走到门口，她看到外公低声对卢说着什么。

卢点了点头。

“明天见。”她和艾米柔声道别后便离开了。

外公走过来，坐在艾米的床沿上。

“我没事，外公，”艾米说，“您也回去睡吧。”

“我在这里陪你一会儿。”外公说。

艾米累极了，没有力气争辩。她倒在枕头上。眼睛一合上，那个噩梦就在她脑海里闪现。她不停地眨眼。

“噢，外公。”她睁开眼，带着哭腔喊道。

“别担心，我在这里。”外公轻声说，他摸了摸她的头发。“睡吧，宝贝儿。”

当艾米第二天早上醒来时，外公已经走了。像往常一样，她多么希望过去六周发生的不幸从来没有发生过。这也是她脑海里每天闪现的第一个念头。但她看到淡淡的晨曦从窗帘渗透进来，她知道，现实铁定无疑——妈妈已经走了，是她害死了妈妈。

艾米坐起身，用双臂抱紧膝盖。如果不是她那么着急想去把斯巴达——那匹枣红色的种马，从它被遗弃的外屋救出来，那妈妈绝不会顶着暴风雨出门，事故也就绝不会发生了。是她央求妈妈去的。一股自我厌弃的内疚攥紧了

她的心。

爬下床，艾米穿上一条牛仔裤，走过去拉开了窗帘。透过窗户，她能看到赫特兰德马场的前排马厩，露天小围场里挤满了马儿，它们在黎明的晨曦中悠闲地啃食青草、打盹儿。跨过地板上一堆乱七八糟的衣服和杂志，艾米匆匆走下楼。她要开始去院子里干杂活儿了。她不想去想妈妈——就像她不想去想明天会怎样一样。

那天下午早些时候，艾米站在前排的一间马厩里，往厚实的新床上抖麦秸。温暖的阳光透过半截门照进来，灰尘漂浮着，轻舞飞扬。她想起了斯巴达。明天它就会站在她现在所在的地方。

那一刻她几乎希望自己病倒。

生活是多么不公平啊。

“你干完了吗？”泰——赫特兰德马场十七岁的帮手从门外看进来。他肯定从她的神情中看出了她心事重重，关切地皱起了眉头。

“艾米，你没事吧？”他走进来问道。

艾米点了点头，不出声，怕自己掩饰不住悲伤。

“嘿，”泰柔声说，四下打量马厩。“你是在想斯巴达吗？”

艾米又点了点头。

“没事的，”他说，满怀同情地拍了拍她的胳膊，“你就等着瞧好了。”

院子那头传来农舍门开的声音。“艾米！泰！”杰克·巴特利特喊道，“该走了。”

艾米朝门走去，“来了！”

“我还得去换身衣服，”泰说，“一分钟就好。”走出马厩，他匆匆往院子里走去。

艾米关上半截门后最后一次环视马厩。明天那匹枣红色的种马就会住在这里了。它会和赫特兰德马场里的其他马儿一样，往门外张望，等待喂食、梳理和照顾。艾米一个激灵。她这是在和谁开玩笑？对她来说，斯巴达绝不只是一匹普通的马。

她慢慢走到粉刷一新的农舍，从后门进去了。外公和卢在厨房里静静地交谈着。他们身穿黑衣。餐桌上摆放着一大束百合花，上面系着黑丝带，散发出馥郁的香甜气息。

“我们必须赶紧出发，”看到艾米，杰克·巴特利特催促道，“我们说好五点半和斯科特还有马特会合的。”

艾米点了点头。

“我换下工作服就行了。”她说朝楼梯口走去。

走到卧室，艾米抓起一把梳子，飞快地梳了梳头，把头发扎成一束，用发夹别在头顶。她把牛仔裤和T恤扔做一团，穿上一条无袖长裙，又对着梳妆镜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仪容，那双灰色眼睛在苍白的脸上显得很大。

她的视线落在镜子边的相框上。她拿起来。那是她最喜欢的照片之一。妈妈站在牧场的大门边，抚摸着珀加索斯，朗声大笑。照片是在事故发生前几周拍的。艾米感到胸口像被捅了一刀似的锥心刺骨地痛。

“艾米！”她听到卢的呼唤从楼梯上传来。

放下照片，艾米从书桌上拿起一张纸，飞快地折好，放进了口袋里。

卢站在楼梯下面，一贯沉着的脸上紧张不已。

“准备好了吗？”卢问，声音短促，这是她在英国上寄宿学校养成的。

艾米抚弄着口袋里的纸。“嗯，准备好了。”

她们往厨房走去。

泰站在门边。他穿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衣和一条黑裤子，黑色的长发平展地向后梳起。他着意看了艾米一眼，眼神里有一丝关切。她勉强对他挤出一丝笑意。

杰克·巴特利特打开后门。

“好，那我们出发吧。”

他们朝墓地驶去，一路上都默默无言。到达时，当地的兽医斯科特·特里温和他的弟弟马特正在停车场等候。

“嘿，这里。”艾米下车时马特悄声说。

马特和艾米上同一所学校，是很好的朋友。马特经常

表现出他不只想和她做普通朋友的意思，但今天他的脸上只有友好的关切和同情。他热情地微笑道：“你好吗？”

艾米点了点头，“还行。”

穿过墓地时艾米想起了妈妈的葬礼。妈妈的墓碑那天早上就立好了，艾米想借此机会去和妈妈正式道别。葬礼在事故发生几天后已经举行过，距今已经六个星期了，当时艾米还躺在医院里，昏迷不醒。

一行人来到玛丽恩的碑石所在的阴凉角落。左边的一块碑石看起来更旧，它历经岁月风霜，受尽风雨侵蚀，但墓地显然有人精心打理过。艾米看到外公的视线落在它上面。外公走过去，轻轻抚摸着它，闭上了眼睛。

那是杰克·巴特利特亡妻的坟墓，她们的外婆在现年二十三岁的卢尚未出生前就已经去世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外公回到了这一小群人中。他清了清喉咙。“好吧，谢谢你们今天能来。你们都知道，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和玛丽恩做最后道别的。”他的视线在每一个人身上扫过。“一个女儿，一位母亲——也是一个

朋友。我们每个人对她都有特殊的回忆。她给我们带来了欢笑，帮我们拭去眼泪，她聆听我们的心声，帮助我们，爱我们。凡是人们送到赫特兰德马场来的马，她都悉心照料。玛丽恩的爱是博大的，有她这样的女儿，我感到无比自豪。”

外公说这番话时，艾米怔怔地凝视着那块淡灰色的碑石，它基底的泥土还是新鲜的，略有点湿，墓地上摆满了鲜花。外公的话如流水般从她身上冲刷而过，却没有留下丝毫印迹。她眼睛干涩地凝视着碑石上的题词，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妈妈的名字，她出生的年份和死去的年份。

题词是她、卢和外公一起选的。上面写着：

她的精神将永远活在赫特兰德马场。

“艾米，”外公柔声说，打断了她的思绪，“你能为大家朗读一下你为纪念妈妈选的那首诗吗？”

艾米走上前，跪倒在地，将那束百合放在碑石边。重